

# 杨 明 斋

辛桂枝 编著

青 岛 出 版 社

# 杨 明 斋

辛桂枝 编著

青 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杨明斋/辛桂枝 编著. 青岛出版社, 2009-05-01

ISBN 978-7-5436-5409-9

中国分类号: K827

# 目 录

前 言 .....	[ 1 ]
第 1 章 生于忧患 .....	[ 1 ]
一、杨家得贵子 .....	[ 1 ]
二、“人不逢时,心愿难从” .....	[ 3 ]
三、走投无路闯崑子 .....	[ 5 ]
第 2 章 闯俄谋生 .....	[ 8 ]
一、华人记账员 .....	[ 8 ]
二、千里拓荒求真理 .....	[ 10 ]
三、流泪的团圆 .....	[ 12 ]
第 3 章 一个华人布尔什维克的成长 .....	[ 16 ]
一、投身十月革命 .....	[ 16 ]
二、保送东方大学 .....	[ 18 ]
三、重回海参崴 .....	[ 19 ]
第 4 章 同维经斯基来华联系建党 .....	[ 22 ]
一、受俄共(布)中央的指派 .....	[ 22 ]
二、南陈北李搭桥梁 .....	[ 25 ]
三、会晤陈独秀 .....	[ 28 ]
四、成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 .....	[ 31 ]
五、回到济南 .....	[ 33 ]
六、第二次归省 .....	[ 36 ]

<b>第 5 章 渔阳里六号</b> .....	[ 39 ]
一、中共最早的工作机关 .....	[ 39 ]
二、投笔《新青年》 .....	[ 40 ]
三、创办中俄通讯社 .....	[ 40 ]
四、指导建团 .....	[ 42 ]
五、成立外国语学社 .....	[ 43 ]
六、建立上海机器工会 .....	[ 47 ]
七、庆祝五一劳动节 .....	[ 50 ]
八、渔阳里六号被查抄 .....	[ 53 ]
<b>第 6 章 出席共产国际三大</b> .....	[ 56 ]
一、伊尔库茨克的汇报 .....	[ 56 ]
二、胸有成竹赴盛会 .....	[ 58 ]
三、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 .....	[ 60 ]
<b>第 7 章 中共建党之初</b> .....	[ 62 ]
一、一大前后 .....	[ 62 ]
二、投入宣传 .....	[ 62 ]
三、和陈独秀一同被捕 .....	[ 64 ]
<b>第 8 章 风雨考验</b> .....	[ 68 ]
一、到广州去 .....	[ 68 ]
二、见到谭平山 .....	[ 69 ]
三、参加党的二大 .....	[ 70 ]
四、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.....	[ 72 ]
<b>第 9 章 与“梁梁章”的论战</b> .....	[ 75 ]
一、受罗章龙之邀 .....	[ 75 ]
二、喇嘛庙里著书人 .....	[ 77 ]
三、激动了最高学府的《评中西文化观》 .....	[ 78 ]

第 10 章 奉调广州 .....	[ 83 ]
一、广州新气象 .....	[ 83 ]
二、顾问团翻译、撰稿人 .....	[ 85 ]
三、悼念中山先生 .....	[ 87 ]
第 11 章 慈爱长者 .....	[ 90 ]
一、选调留学生 .....	[ 90 ]
二、亲赴俄京送学生 .....	[ 92 ]
三、十月革命节 8 周年紀念会 .....	[ 93 ]
四、火车上的叮咛 .....	[ 95 ]
五、到达中山大学 .....	[ 96 ]
六、中山大学总务 .....	[ 99 ]
第 12 章 返回祖国 .....	[ 102 ]
一、告别中山大学 .....	[ 102 ]
二、找到党中央 .....	[ 103 ]
三、隐居平津撰巨著 .....	[ 104 ]
四、王德周的引荐 .....	[ 107 ]
五、丰润中学的杨和贤 .....	[ 110 ]
六、引导学生到民众中去 .....	[ 111 ]
七、复信宋匡我 .....	[ 113 ]
八、《中国社会改造原理》问世 .....	[ 115 ]
第 13 章 悲壮的结局 .....	[ 119 ]
一、为什么潜回苏联 .....	[ 119 ]
二、初衷不改 .....	[ 122 ]
三、含冤牺牲 .....	[ 125 ]
四、忠厚长者 .....	[ 128 ]

# 第 1 章

## 生于忧患

### 一、杨家得贵子

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,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外国侵略者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掠夺。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,几乎所有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,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,强迫中国割地、赔款,贪婪地获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。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。为抗击侵略,争取民族解放,无数中华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用智慧和勇气、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中国的光明和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1882 年,一个与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密不可分的人物诞生了。

这年阳春三月的一天,胶东半岛的平度县西乡马戈庄村(现马戈庄镇)“乡约”杨仁健家喜添贵子。杨仁健 27 岁,忠厚老成,少时曾读过书,略通诗文,平时好善乐施,爱周济邻里,在村中颇具声望。杨家这次添丁进口,自是喜事一桩,邻里百家前来庆贺,有人问:“给贵子取个什么名字?”杨仁健答:“《大学》中有‘在明明德’句,我考虑再三,就给儿子起名叫杨好德吧!”“那字呢?”“字嘛,就叫明斋。”“好个好德!好个明斋!杨家忠厚传家,德字为先,必然承继祖先的遗风,有大德也必有大才,这名字起得好啊!”

杨仁健上有父母双亲,父母已经年迈,盼孙儿盼得心切,而今,天遂人愿,自是喜不自胜,他们给孙儿起乳名叫“百岁”,盼着他大富大贵,长命百岁。

百岁在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。3 岁那年,大他 3 岁的姐姐突然得急病死了。百岁见不到姐姐,就缠着妈妈要

姐姐,妈妈抹着眼泪说:“姐姐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不会再回来了!”不明事理的百岁哪里知道,疼他爱他的妈妈也已染疾在身,不久就卧床不起,再也抱不动自己的儿子了。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,妈妈停止了呼吸,追随自己的女儿去了。

相隔数日,杨家连续失去两个亲人,父亲杨仁健望着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,心如刀割。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“老年丧子,中年丧妻”。想他杨家勤奋持家,忠厚待人,从未做过亏心的事情,怎么这样的事情都让他杨仁健摊上了呢?

杨家祖居云南省大理县,明朝初年移民山东平度,开始定居在小洪沟村(现属同和街道办事处)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,杨氏家族分出东西两大支,东支落脚到崔召(现属崔召镇),西支迁居杨家圈(今属马戈庄镇)。属于西支的杨仁健家西迁后定居西乡马戈庄村,到杨仁健这一辈已繁衍至二十几代人。

杨家祖辈以种地为生,男耕女织,虽然未曾大富过,但也略胜一般人家,有“土夯茅屋几间,土地二十余亩,牲口、农具尚全”。杨仁健自小念过几天书,人又老实忠厚,在村里担着“乡约”(相当于村长)之职,所以妻子过世后,上门提亲的不少。但是,杨仁健考虑到儿子年幼,怕一时选不对人给儿子气受,就一拖再拖,加上农事忙,村里有些事还要他去办理,婚事就这样耽搁下来。谁知又是匆匆3载,儿子百岁已经6岁,长得浓眉大眼,虎头虎脑,很招人喜爱。杨仁健闲下来的时候教他识字,他总能过目不忘,还常拿根小棍棍在地上练习写字。爷爷、奶奶夸孙儿聪明,是念书的料。杨仁健望着这个没娘的儿子,心里想:杨家应该出个读书人!

1888年秋季的一天,地里的花生、棉花还没来得及收就下起了大雨,这大雨一下就是几天,跟瓢泼似的。马戈庄村西就是胶莱河,平时河水平缓,大人孩子在这里洗衣、洗澡,摸鱼、捞虾。可是,自从一个点的大雨下起来之后,这条河掀起的狂涛巨浪就像凶猛的野兽咆哮着扑向附近的田野、村庄,一时间,大人喊小孩叫,乱成一团。洪水所到之处,丰茂的庄稼成了水下珊瑚,房屋倒塌,道路冲断,许多人葬身在洪水之中。

杨家虽然躲过了这场灾难,但哪里想到,一场地震又开始了。



地震过后,瘟疫流行,许多人染病后纷纷倒下,杨仁健的父母也在这场瘟疫中丧生。

杨仁健和他的儿子百岁所幸均无恙,杨家还有希望过下去。杨仁健掩埋了父母,擦干了眼泪,领着百岁回到被洪水浸泡过的房子里。不久,这幢房子里多了个女人,父亲给百岁娶了个心眼好的继母,沉寂寡闷的家又有了欢声笑语。继母待百岁如同己生,她给百岁做饭、缝衣,百般呵护,百岁对继母也是娘长娘短围绕膝前。尽管家境大不如从前,生活异常艰难,囤子里的粮食所剩不多,但继母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他们爷儿两个,自己却吃糠咽菜。

## 二、“人不逢时,心愿难从”

1889年,百岁过了7岁生日,父亲杨仁健一大早就把百岁从被窝里拖出来,告诉他说:“百岁,从今天起你就要进学堂念书了。爹问你,想不想念书哇?”

百岁一听,乐得蹦了一个高,大声说:“想,我就想念书!”杨仁健说:“好,爹告诉你,进学堂要听老师的话,好好读书,长大好光宗耀祖!”百岁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从此,百岁改叫学名杨好德。杨好德聪明伶俐,深得老师宠爱。从四书到五经,别的同学学起来味同嚼蜡,可他却津津有味,还常缠着老师问这问那,不放过一个疑难问题,乐得老师见着杨仁健就说:“孺子可教,必成大器也!”

就在杨家日子刚刚缓过气的时候,一连串的灾难接踵而至。杨好德上学这年,继母为他添了个弟弟杨好升。不久,继母竟染病在身,尽管请医问药调治,但是未能挽回生命,很快便撒手人寰。

转年夏天,平度大地又发生瘟疫,许多人在这场瘟疫中丧生。“悬壶者昼夜不得寝食,货者为空。”勉强躲过这场灾难,谁知秋季一到,遍地“又是蝗蝗虫灾”。杨家日子更加艰难。小弟没有奶吃,饿得哇哇直哭,左邻右舍族亲族长见孩子可怜,就东家一口奶西家一口饭地周济。可是,家家景况都一样,谁家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,杨仁健在村里担着“乡约”,多少还比一般人家强些,领一点俸禄。尽管如此,一个大男人既当爹又当妈,忙了外头顾不上家里,原

来只有百岁一个儿子，现在又多了个不满周岁的好升，杨仁健只恨自己分身无术。亲戚们见他这样，都劝他，还是再娶个媳妇吧，没个女人帮衬，这日子更难熬哇！

1891年的一天，9岁的杨好德放学回家，一路上连蹦带跳，盘算着怎样哄小弟弟玩儿，可当他走进院门，一眼就发现烟囱上正冒着炊烟，屋里有女人声传来：“好升听话，娘给你做饭吃！”杨好德心里有些犯憊，悄悄推开屋门朝里探头，父亲发现了他，叫道：“好德，快进来。这是你娘，快叫娘吧！”

从那以后，杨好德又有了娘，娘连续为他生了3个弟弟，杨好合、杨好义、杨好月和3个妹妹。从此，家境一日不如一日，丰年是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，歉年则“一把野菜一锅汤”。

家境如此，更激发了杨好德求学上进的决心。他晓窗夜读，晨诵暮吟，废寝忘食。父亲见他这样，便勒紧裤带，带领全家躬耕伏织，节衣缩食，吃尽千辛万苦供他念书。好德不负家人的厚望，无论是诵书吟诗，还是成章赋对，总是拔同窗之前筹。可是，天灾人祸频仍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杨好德的求学梦被击得粉碎。

1893年，一向循规蹈矩的黄海突然发起狂潮，潮水遮天盖地向沿海的村庄扑来，受海潮侵袭较重的是大小苗家等21村，从光绪十九年到二十四年，年年歉收，民多饥饿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起，广西兵奉调过平度，知州茅恩绶为办兵差，纵役扰民，闹得“民多饥饿，十室九空”。杨仁健家吃饭人多，干活人少，生活更为困窘。

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1897年，德国人占据了青岛，抢修胶济铁路，侵入山东全境。与青岛毗邻的平度，社会动乱，人心惶惑。杨仁健望着在困境中努力求学的大儿子，心如刀割。他再也拿不出半点钱来供儿子念书。

杨好德时年16岁。在苦难中长大的他，颇像荒野中的一棵树，虽经风吹日晒、霜打雨淋，但仍长成了一个有着高高个头、宽宽肩膀的大小伙子。他深知家里的境况，弟弟妹妹们还小，父亲身体大不如从前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国家战争不断，苛捐杂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国家如此，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可言！杨好德默默地扔下书

包,从此同父母亲一起躬耕田野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闲下来的时候,他常常抚摸书本,发出“生不逢时,心愿难从”的感叹。

### 三、走投无路闯崴子

尽管如此,杨好德是乡邻眼中很有学问的人,十里八村人所共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上门提亲的人不少。直到他 19 岁那年,父亲为他办了一门亲事,娶辛安村(今属明村镇)的穆姓姑娘为妻。小两口恩恩爱爱,为邻里所称道。婚后不久,妻子就怀了孕,第二年生下儿子杨延军,取乳名为“周”。

儿子的诞生,给受失学之痛的杨好德带来了欢乐。虽然家境艰难,但有了儿子,也就有了希望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才刚刚作了母亲的妻子竟一病不起,虽然请医问药进行调治,但终抵不过病痛的折磨,扔下不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而去。

求学不能,成婚妻亡,儿子又小。这连续的打击让年仅 20 岁的杨好德感到一片天塌了下来。当时,平度各地闹起了义和团。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侵略的同时,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。最先侵入平度的是法国天主教派,随后,英、美传教士跟踪而至。他们在平度建教堂、办医院,在城厢强买房地。在以办慈善事业为名的美国教会医院里,他们毫无人道地残害中国人民。有些人教青年,特别是妇女,名曰“上天堂”和“受洗礼”而被活活的害死,成为侵略者医学研究的牺牲品。这个秘密后来被美国医院雇用的一个中国老妈妈发现了,美国人的真面目才被揭穿。平度人民义愤填膺,纷纷加入“反清复明,扶清灭洋”的义和团,响亮地喊出“赶走洋鬼子”的口号。城里和城周围的群众群起砸毁美国教会医院。

到 1901 年,知州萨承钰谕令城乡民户,赔偿美国教堂医院损失。在全平度闹起的义和团,也被山东巡抚袁世凯派来的祝廷琛给镇压了。同时,官兵还杀害西北龙王庙习拳童子 57 人。他们把习拳童子的头割下,悬挂在城东门,惨相目不忍睹,见者无不落泪。

此情此景让血气方刚的杨好德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。生性活泼开朗的他变得沉默起来,常常一个人来到村西胶莱河边,望着波

光粼粼的河水沉思,向长天发问:这是什么世道?如此下去,个人出路何在?国家命运何往?民族前途何存?

从杨好德记事起,即1888年到1899年,平度遭受的水、旱、虫、雹、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不下6次。马戈庄同邻近胶莱河其他村一样,墙倒屋塌,十室九空,蓬蒿满街,田园荒芜。“看不见孩子跑,听不到鸡狗叫,兔子成群蛇挡道,锅台上长青草,刺猬在炕头上睡大觉。”“死逼梁山上关东,走投无路闯崴子。”《平度县志》记载,从那时起,常有大批贫苦百姓“无所得食率北走关外,近客蓬黄(蓬莱、黄县)、大连,久之辄落不返”。

一天晚上,杨好德对父亲说:“爹,不能在家里等死,我也要去关外闯闯!”杨仁健望着儿子,心头一阵悲怆。他知道儿子是个有出息的人,如果年景正常,没有这些天灾人祸,儿子一定会不负所望,学有所成,金榜题名,可现在……杨仁健叹了一口气,说:“去吧。只是这关山万里,前路渺茫,你一个人出外闯荡,爹不放心啊!”杨好德说:“爹,您放心,儿子有这把子力气,还怕什么?困难再多,也总会有办法克服,我不会有事的。”杨仁健听儿子这样一说,知道他去意已定,况且儿子性格倔强,自己想好的事儿别人是无法劝阻的,便无奈地点了点头。

于是,父亲为儿子准备了一些盘缠,千叮咛万嘱咐,要他路上小心,兵荒马乱的,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杨好德说:“兄弟们都能闯出一条活路,我不信自己会不行!爹,您就放心吧!”在这之前,杨好德几个要好的堂兄堂弟都闯关东去了海参崴,他们捎回信来说,在那里还能凭力气挣碗饭吃。正因为这,才使杨好德萌生了到关外谋生的念头。就这样,杨好德告别家乡,告别父母兄弟,背起行囊,踏上了闯关东之路。

1901年3月,杨好德风餐露宿,一路上忍饥挨饿,来到了东北繁华的都市哈尔滨。这里的春天还很冷,大街上、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残雪。穿着单薄的杨好德被料峭的春风吹得打起了哆嗦。摸摸衣袋,钱已所剩无几,别说去海参崴,就是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好在杨好德有着一米八的大个子,身强体壮,一路上虽然吃尽了苦头,但他找个店铺稍事休息后,体力便渐渐恢复过来。

中日甲午战争后,清政府和侵略者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1900年,沙俄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的东北三省。哈尔滨处在日俄的激烈争夺之下。在哈尔滨的大街上,触目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痕迹。“四万万同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?”从山东乡村走来的杨好德看到这一切,感到茫然、惶惑。他真切地感到,这里虽然是中国的国土,但仍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。他唯一的目标是去海参崴,也许到那里才能找到求生之路。

但是,腰包里没钱怎么去?在店里,他跟店主打听凭力气挣钱的门路。店主告诉他,南岗那儿烧窑的多,需要大量的黄土,有许多出苦力的都去那里推黄土卖钱,你去那儿看看吧。杨好德按照店主的指点,一路打听着来到南岗,果然有多家烧砖的大窑,许多穿着破破烂烂的人推着独轮车来来往往地往指定的场地上运土。杨好德跟工地上的工头打听明白了运一车土挣多少钱之后,也加入了运土的行列。就这样,他在这里一干就是15天。在这15天的时间里,他累得浑身像剥了一层皮,来时穿的棉褂子,里里外外全被汗和泥土糊住。他挣扎着回到店里,把褂子一脱,数了数挣下的毛票,心里一阵激动,这下好了,总算挣够了费用,明天就可以起程了。

于是,在哈尔滨料峭的初春天气里,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山东青年踏上了闯海参崴之路。

## 第 2 章

# 闯 俄 谋 生

### 一、华人记账员

1901年4月,杨好德来到了海参崴。海参崴原系中国领土,清朝属吉林珲春协领辖。胶东人民所说的“走投无路闯崴子”指的就是这里。1860年(咸丰十年),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《北京条约》,从此该地被沙俄割占,取名为“符拉迪沃斯托克”(意为“控制东方”),但中国人仍称其“海参崴”。

杨好德到这里之后,找到了住在东底子华人区的族兄弟杨好清家。杨好清又惊又喜,几年不见,杨好德出落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小伙子,粗壮的胳膊,魁梧的身躯,黑红的脸膛,浓眉大眼,透着一股淳朴憨厚劲儿。

杨好清从来到这里之后,就没有回过家,对家乡的情况一无所知。两人见面后,杨好德把家乡的情况简单地讲了讲,杨好清一阵欷歔。他知道,叔叔杨仁健一向看重自己的大儿子杨好德,节衣缩食供他念书。本以为他能金榜题名、光宗耀祖,谁知道,天灾人祸不断,不但求不成学,还屡遭厄运。真是世事难料,这么小的年纪就摊上了这么多难事儿。他安慰杨好德说:“在这里住下吧,你有文化,又有浑身的力气,不怕挣不来钱。”那天晚上,两人谈到深夜。

“有学问的杨好德来了!”这消息很快传遍了东底子区。当时,马戈庄来这里谋生的农民很多,包括杨好德的族亲就有很多家。大家纷纷来到杨好清的住处,询问家乡的情况。杨好德就把家乡这几年闹水灾、虫灾、兵役、地震以及义和团习武拜神遭镇压的事儿讲了,又讲了平度人砸了美国教会医院,被清政府勒令赔款的事儿。大家听后心里都很沉重,也很气愤,有人说:“咱穷人没得好,老天也不保佑。”也有人说:“咱中国人在哪儿都受欺侮,在国内如此,在这

里也一样!”

杨好德初来乍到,一时还找不到活干,他就每天和杨好清到干活的地方转悠,对这里的情况多少有了点儿了解。不久,杨好清给杨好德介绍了一份工作,到一家小工厂当工人。

杨好德不但干活很卖力,还显示出与其他工人不同的优势——识文断字。这一点很得老板的赏识。因为这里华工很多,但要找一个能记账的人很不容易。所以,杨好德上工不久,就当上了华工的记账员。

都是炎黄子孙,来自同一个国家。虽然乡音不同,但说的都是中国话,很容易沟通。华工们很喜欢这位稳重厚道的小兄弟。来这里谋生的大多都是在国内走投无路的受苦人,目不识丁,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杨好德就对他们说:“没有文化不行,不识字就更容易受欺侮!”华工们说:“你说得对极了。那你就当我们的先生吧,我们跟你学认字。”杨好德向来乐于助人,非常愿意教他们识字、读书。从那以后,每到晚上,华工们就聚集到工人宿舍,跟杨好德学文化。

除了华工,厂里都是俄国人。时间长了,杨好德和他们也熟络起来。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,有些懂俄语的华工就给杨好德当翻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好德感到,在这个界上,不懂俄语不行。不懂俄语就好比盲人瞎马,让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尴尬事儿,也闹了很多笑话。杨好德生性好学,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,要想在这里长期住下去,非学会俄语不可。于是,他有意识地接触俄工,同他们交朋友。俄国人大都性情耿直、豪爽,同杨好德在一起很投缘;杨好德也是直肠子,说话直来直去,不会拐弯儿,许多俄国人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。以后,杨好德每天都腾出一些时间跟俄工学俄语。几年过去了,他在工人中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——既懂俄语又懂汉语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,都有求助杨好德的时候,不论是谁,他都是有求必应,从不推辞。

当记账员久了,杨好德总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:同样做工,俄国人就比中国人挣钱多。闲下来的时候,大家在一起也议论这事儿,说来说去,谁也弄不明白。有人说:“咱是中国人嘛!”“中国人

咋了，中国人也是人，就该比他们俄国人低一头吗？”看着这些衣衫褴褛、瘦骨嶙峋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此卖命的同胞们，杨好德心里就翻腾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。按说，中国人和俄国人相比，无论是修路架桥，还是开矿种地，都是一样出工，一样出大力、流大汗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俄国人还要干得多、干得巧，可为啥俄国人就比中国人挣得多？这些问题困扰着杨好德。他在给人记账的时候，总是碰上这个问题，心里涌起的是愤怒、困惑，还有不平。那个期间，他听说西伯利亚正在闹革命，有个叫列宁的人领导穷人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。他决定去闯一闯，弄明白一些道理。

## 二、千里拓荒求真理

1908年初春的一天，在海参崴至西伯利亚坎坷不平的路上，走着一位身背行李卷儿、打着绑腿的中国青年。

这里气候寒冷，虽然是初春天气，但气温仍然在零下20度左右。一路上时而漫天飞雪，时而狂风大作。沿途荒无人烟，满目冰天雪地。口干了，抓一把雪塞进嘴里解解渴；饿了，啃一口冻“咧巴”（面包）充充饥。无论天气怎样恶劣，都没能阻挡这位青年前进的脚步。他就是杨好德。

杨好德从俄国人那里听说西伯利亚的穷人正闹革命，于是结束了在海参崴8年的打工生涯，只身1人千里迢迢来到西伯利亚。

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是一个矿区集中的地方，顿巴斯、库兹巴斯等较大的煤矿都在这里。杨好德初到西伯利亚，就在顿巴斯当煤矿工人。凭着自己一身的胆识和既会中文又会俄语的优势，他很快就和这里的矿工们熟悉起来。

帝俄时期，流入俄国的华侨劳力达二三十万之众。可是，无论是在海参崴，还是在西伯利亚，做开矿、修路、装卸等笨重劳动的华工都比做同样工作的俄国人挣得少。就拿修路来说，俄国工人日工资是1卢布零20戈比，而华工只得80戈比。也就是说，俄国人日工资是一元二角，华工却只得八角，每个华工日工资比俄国人要少挣四角钱。煤矿工人所受的剥削，较修路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！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，杨好德在矿上和矿工们



拉谈,到筑路工地上找工人们交心,到码头上感受工人的沉重叹息。

工人为什么受资本家的欺压盘剥?华工的生活为什么比俄国工人更苦?这些问题在杨好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边做工边学习俄语,力求通过研读俄文书籍探寻革命道理。在此期间,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俄国工人,都认识了这位有学问为人厚道的杨好德。在继续学习俄文的同时,他还为不少俄国工人讲解汉语。在这里,他逐渐了解了俄国工人的贫苦生活,虽然他们比华工挣得多一些,但同样受资本家的剥削。天下穷人是一家。沙皇的统治使俄国的劳苦大众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杨好德为这些工人鸣不平,常常因为哪个工人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而和资本家理论。他正义的言行被这里做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在眼里,他们给杨好德讲解什么是无产阶级、什么是资产阶级、什么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。这使杨好德开始悟出这样一个道理:中国工人所以遭受额外剥削,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贫穷落后。要改变这种状况,中国非强大起来不可!否则,这种由民族压迫而形成的社会伤痕,要去掉是很不容易的。

西伯利亚多有木屋,工人们住在这种用木头搭起的工棚里。举目四望,一片苍茫的漫无边际的平原。由于已经是夏季,雨天较多,在鹅毛细雨中,平原变得青绿,贝加尔湖像一片辽阔的大海镶嵌在这里。

尽管天气不好,可工人们还得坚持冒雨作业,无论是装卸工人还是筑路工人,他们被资本家雇佣的工头驱赶着、吆喝着,雨淋得他们浑身上下透湿,年纪轻的凭着体力还显不出太劳乏,年纪大的腰身渐渐地佝偻下去,显出特别的疲累和有气无力。

夜晚,工人们回到各自居住的工棚里。吃过饭后,人们才有力气说起一日间所受的委屈,那口气、音调,都是咒骂与不平。一天晚上,布尔什维克党人秘密召集工人代表开会,杨好德也被邀请参加。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会议,心中充满新奇神秘的感觉。会议结束以后,有人带头唱起了《国际歌》,那低沉、悲壮、激昂的曲调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,感觉周身的热血在往上涌……